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石點頭 第九回 玉簫女再世玉環緣

花色妍，月色妍，花月常妍人未圓，芳華幾度看。生自憐，死自憐，生死因情天也憐，紅絲再世牽。

此闕小詞，名曰長相思，單題這玉環緣故事的，大概從來兒女情深，歡愛正濃之際，每每生出事端，兩相分拆。閃下那紅閨豔質，離群索影，寂寞無聊，盼不到天涯海角，望斷了雁字魚書。捱白晝，守黃昏，幽愁思怨，悵鬱感傷，不知斷送了多少青春年少。豈不可惜！豈不可憐！相傳古來有個女子，登山望夫，身化為石；又有個倩女，不捨得分離，身子癡臥牀，神魂兒卻趕上丈夫同行；韓朋夫婦，死為比翼鳥。此皆到情浮感，精誠凝結所致，所以論者說，情之一字，生可以死，死復可以生，故雖天地不能違，鬼神不能間。如今這玉環緣，正為以情而死，精靈不泯，再世裡尋著了贈環人，方償足了前生願。

此段話頭，說出來時，直教：

有恨女郎須釋恨，無情男子也傷情。

話說唐代宗時，京兆縣有個官人，姓韋名臯，表字武侯。

其母分娩時，是夢非夢，見一族人，推著一輪車兒，車上坐一丈夫，綸巾鶴氅，手執羽扇，稱是蜀漢臥龍，直入家中。驚覺來，便生下韋臯。其父猜詳夢意，分明是諸葛孔明樣子，因此乳名就喚做武侯，從幼聘張延賞秀才之女芳淑為婚。何期那延賞一旦風雲際會，不上十餘年，官至西川節度使。夫人苗氏，只生此女，不捨得遠離，反迎女婿，到任所成親。韋臯本孔明轉生，自與凡人不同，生得英偉倜儻，意氣超邁。雖然讀書，要應制科，卻不效儒生以章句為工，落落拓拓的，志大言大，出語傷時駭俗。張延賞以自己位高爵尊，頗自矜重。看了女婿這般行徑，心裡好生不喜，語言間未免有些規訓，禮節上也多有怠慢。韋臯正是少年心性，怎肯甘心承受，見丈人恁般相待，愈加放肆。因此翁婿漸成嫌隙，遂至兩不相見。

那苗夫人眼內卻識好人，認定了女婿是個未發跡的貴人，十分愛重。常勸丈夫道：「韋郎終非池中物，莫小覷了他。」延賞笑道：「狂妄小子，必非遠大之器，可惜吾女錯配其人。」苗夫人勸他不轉，恐翁婿傷了情面，從中委曲周全。又喜得芳淑小姐知書達理，四德兼備，夫妻偕好，魚水如同。以下童僕婢妾，通是小人見識，但知趨奉家主，哪裡分別賢愚。見主人輕慢女婿，一般也把他奚落。韋臯眼裡看不得，心裡氣不過，歎口氣道：「古人有詩云：『體酒不設穆生去，綈袍不解范叔寒。』我韋臯乃頂天立地的男子，如何受他的輕薄？不若別了妻子，圖取進步。偏要別口氣，奪這西川節度使的爵位，與他交代，那時看有何顏面見我！」遂私自收拾行裝，打疊停當，方與妻子相辭。也不去相辭丈人，單請苗夫人拜別。可憐芳淑小姐，涕泣牽衣，挽留不住，好生悽慘。作丈夫的卻卻手不顧，並不要一個僕人相隨。自己背上行李，奔出節度使衙門，大踏步而去，頭也不轉一轉。正是：

仰天大笑出門去，白眼看他得意人。

韋臯一時憤氣出門，原不曾定往何地，離了成都，欲待還家，卻又想到：「大丈夫侷促鄉里，有甚出息。不如往別處行走，廣些識見，只是投奔兀誰好？」又轉一念道：「想四海之大，何所不容，且隨意行去，得止便止。」遂信步的穿州撞府，問水尋山，游了幾處，卻不曾遇見一個相知。看看盤纏將盡，猛然想起江夏姜使君與父親有舊，竟取路直至江夏城中，修刺通候。原來這姜使君，雙名齊胤，官居郡守。為與同僚不合，掛冠而歸，年已五旬之外。夫人馬氏，花多實少，單單留得一位公子，名曰荊寶，年方一十五歲，合家稱為荊寶官。姜使君因為兒子幼小，又見時事多艱，遂絕意仕宦，優遊林下，課子讀書。當下問說是京兆韋郎拜訪，知是故人之子，忙出迎接，敘問起居，隨喚荊寶出來相見。使君吩咐兒子道：「年長以倍，則父事之，十年以長，則兄事之；裁在古禮，理合如此。今韋郎長你十來歲，當以兄事之。」荊寶領命，自此遂稱為韋家哥哥。韋臯也請拜見夫人，以展通家之誼。姜使君整治酒席洗塵，館於後園書室，禮待十分親熱。更兼公子荊寶，平日抱束書堂，深居簡出，沒甚朋友來往。今番韋臯來至，恰是得了一個相知，不勝歡喜，朝夕相陪，慇懃款洽，惟恐不能久留。

韋臯念其父子多情，不忍就別，盤桓月餘，欲待辭去。不道是時朝廷乏才任使，下詔推舉遺逸。卻有個諫議大夫，昔年曾為姜使君屬吏，深得廕庇，因感念舊恩，特薦其有經濟之才，可堪重任。聖旨准奏，即起用。姜使君久罷在家，夢裡不想有人薦舉，若還曉得些風聲，也好遣人趕到京師，向當道通個關節，擇個善地。那清水生活，誰肯把美缺送你呢？竟銓除了洮州刺兒。這所在乃邊要地，又限期走馬上任，兵部差人齎誥身，直送至家中。親戚們都道復起了顯官，齊來慶賀。那知姜使君反添了一倍煩惱。韋臯知其心緒不佳，即使作別。姜使君哪裡肯放，說道：「老夫年齒漸衰，已無意用世，不想忽有此命。聖旨嚴急，勢不容辭，只得單騎到任，勉支一年半載，便當請告。兒子年紀尚小，恐我去後，無人拘管，必然荒廢。更兼家中諸事，老妻是個女流，只得屈留賢姪在此，一則與荊寶讀書，成其學業，二來家間事體，有甚不到處，也乞指點教導。尊大人處可作一處，老夫人關便道，遣人送去，量不見責。」韋臯見其誠懇，只得領命。此時正是八月末旬，姜使君也不便擇吉，即日帶領幾個童僕起程。韋臯同了荊寶，送至十里長亭而別。

正是：

別酒莫辭今日醉，故鄉知在幾時回。

姜使君去後，馬夫人綜理家政。荊寶與韋臯相資讀書。但年幼學識尚淺，見韋臯學問廣博，文才出眾，心中折服。名雖相資，實以師長相待，至敬盡禮，不敢絲毫怠慢，所以韋臯心上也極相愛。荊寶雖與韋臯同讀書，只三六九會文，來至園中，餘日自在宅內書房。時值十月朔旦，韋臯到馬夫人處請安，荊寶留入一個書房待茶。大抵大家書房，不止一處，這所在乃荊寶的內書房，外人不到之地。以韋臯是通家至友，故留在此。

走過迴廊，步入室中，只見一個青衣小鬟，年可十餘歲，獨自個倚欄看花，見有人入來，即往屏後急走。荊寶笑道：「此是韋家哥哥，不是外人，可見一禮便了，不消避得。」小鬟依言，向前深深道個萬福。荊寶說：「韋家哥哥在此，你可烹一壺香茶送來。」小鬟低低應聲曉得而去。韋臯聽了想道：「若論是個婢子，卻不該教他向我行禮；若是親族中之女，又不該教他烹茶送來，畢竟此女是誰？」雖則懷疑，卻不好問得。不多時小鬟將茶送到，取過磁甌斟起，恭恭敬敬的，先遞與韋臯，後送荊寶。韋臯舉目仔細一觀，眉目清秀，姿容端麗，暗地稱羨道：「此女長成起來，雖非絕色，卻也是個名妹。」小鬟送茶畢，荊寶道：「你去喚小廝們來答應。」小鬟領命回身。韋臯又看他行動從容飄逸，體段娉婷，耐不住，只問道：

「小婢何名？」荊寶道：「此非婢也，乃乳母之女。小字玉簫，年紀小我四歲，從幼陪伴學中讀書，他也粗粗的識得幾字。前年父母並亡，宗族疏遠，惟依我為親。我亦喜他性格溫柔，聰明敏慧，又好潔愛清，喜香嗜茗。至於整理文房書集，並不煩我吩咐，所以弟入內室，便少他不得。」韋臯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賢弟子飛後，定當在小星之列矣。」荊寶道：「乳母臨終時，倒有此意，小弟卻無是心。」韋臯道：「這又何故！」荊寶道：「乳娘列在八母。他的女兒，雖當不得兄妹，何忍將他做通房下賤之人。等待長成，備些妝奩，覓個對頭，成就他一夫一婦，少報乳母懷哺之情，這便是小弟本念。」韋臯道：「賢弟此念甚好。然既係乳母之女，又要一夫一婦，上一輩人，料必不來娶他。尚所托非人，如邯鄲才人，下嫁廝養卒，便舐此女一生，豈不可惜？賢弟名雖愛之，實是害他了。況看此女，姿態體格，必非風塵中人，賢弟還宜三思斟酌。」這番話，本是就事論事，原出無心。那知荊寶倒存了個念頭，口中便謝道：「哥哥高見，小弟愚昧，慮不及此。」心裡想道：「韋家哥莫非有意此女麼？乳娘原欲與我為通房，若托付與韋家哥哥，便如我一般了，有何不可？」又轉念道：「我雖如此猜，卻不知韋家哥果否若何，休要輕率便去唐突他。且再從容試探，別作道理。」

自此之後，荊寶每到園中，即呼玉簫捧書隨去。日常又教玉簫烹茶，送與韋臯，習以為常，往來無間。這女子一來年紀尚小，

二來奉荊寶之命，三來見荊寶將韋臯相待如嫡親哥子，他也便當做自家人，為此日親日近，略無嫌避。常言不見所欲，使心不亂。韋臯本是個好男子，平日原不在女色上做工夫。初見玉簫，不過羨其姿態，他日定是個麗人。分明馬上見花，但過眼即忘，何嘗在意。及至常在眼前行走，日漸長成，趨承應對之間，又不輕佻，卻自有韻度。韋臯此時這點心花，未免被其牽動。每在語言這中、使喚之際，窺探他的情實如何。這般個聰明智慧的女子，有甚不理會？心裡雖漸漸明白，卻不露一毫兒圭角。荊寶從閒中著意，冷眼傍觀，已曉得韋家哥留戀此女，意欲再待幾年，等玉簫長大，送與他為妾。又慮著張小姐嫉妒不容，反而誤此女終身，以此心上復又不決。那知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多情戀落花。

韋臯在姜使君家裡，早又過了兩個年頭，時當暮春天氣，姜荊寶偶染小病，連日不至園中，獨坐無聊，不覺往事猛上心來，想著丈人把我如此輕慢，真好恨也。歎口氣道：「人生在世，若非出將入相，這文經武略，從何處發揮？然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縱有緯地經天的手段，終付一場春夢。怎得使這班眼孔淺的小人，做出那前倨後恭的醜態？」又想：「岳母苗夫人，這般看待，何日得揚眉吐氣，拜將封侯，教他親見我富貴，在丈人面前，還話一聲。」又想：「淑芳小姐賢惠和柔，工容兼美。沒來由成婚未久，一時間賭氣出門：拋別下他，孤單懸望，我在此又掛肚牽腸。若功名終不到手，知道何日相見，夫妻重聚。」想到此地，這被窩中恩愛，未免在念頭上經過一番。正當思念之際，抬頭忽見玉簫，一手執素白紈扇，一手提一大壺酒，背後跟著一個十來歲的小童，雙手捧一盒子，走將入來。

韋臯見了，急忙起身迎住，問道：「荊寶哥身子若何了？」玉簫道：「多謝記念，今日覺得健旺，已梳頭了。想著韋家哥，書房中牡丹盛開，欲要來同賞，因初癒不敢走動，教送壺酒來，自己消遣。」口中便說，將紈扇放下，忙揭開盒子，將酒肴擺在桌上。韋臯笑道：「我正想要杯酒兒賞花，不道荊寶哥早知我意，勞玉姐送來，教我怎生消受。」玉簫道：「今早老夫人到鸚鵡洲去看麥，家中男女大小，去了大半。其餘的又乘夫人不在家，荊寶官放假，都到城外踏青。只存門上人和這小廝在家，為此教玉簫送來。」韋臯說：「可知道兩個書童說，已稟過荊寶官，往郊外去燒香，教看園老兒在此答應。如今連這老頭兒不知向那處打磕睡了。」看那按酒的，乃是鹿脯、鵝鮮、火肉、臘鵝、青梅、綠筍、瓜子、蓮心，共是八碟。玉簫將過一隻大銀杯斟起，遞至面前說：「韋家哥哥請酒。」韋臯道：「怎好又勞玉姐斟酒，你且放下，待我自斟自飲，從容細酌。」玉簫道：「也須乘熱，莫待寒了再暖。」韋臯笑道：「只要壺中不空，就冷些也耐得。」玉簫遂把酒壺放在桌上，取了紈扇，和著小廝走出庭前。

此時玉簫年方一十三歲，年紀稍長，身子越覺苗條，顏色愈加嬌豔，唇紅齒白，眉目如畫。韋臯數杯落肚，春意滿腔，心裡便有三分不老實念頭。欲待說幾句風流話，去撥動他春心，又念荊寶這般的美情，且是他乳娘之女，平日如兄若妹，怎好妄想，勉強逼住無名相火。一頭飲酒，冷眼瞧玉簫，在牡丹台畔，和著小廝，舉紈扇趕撲花上碟兒。回身慢步，轉折踟躕，好不輕盈嫵媚！韋臯心雖按定，那兩腳卻拿不住，不覺早離了坐位，也走到花邊，說道：「玉姐，蝶兒便撲，莫要撲壞了花心。」玉簫聽了，心頭暗解，未免笑了笑，面上頃刻點上兩片胭脂。遂收步斂衣，向花停立，微微吁喘。韋臯此際，神魂搖動，方寸縈亂，狂念頓起，便欲邀來同吃杯酒兒。又想情款未通，不好急遽；且又有小廝在旁礙眼，卻使不得。那一點邪欲，高了千百丈，發又發不出，遏又遏不住，反覺無聊無賴，仍復走去坐下，暗歎道：「這段沒奈何的春情，教我怎生發付他。」躊躇一番，乃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，探個消耗，事或可諧。倘若不能，索性割斷了這個癡念，也省得惱人腸肚。」手中把酒連飲，口中即唧唧唔唔的吟詩。玉簫喘息已止，說道：「韋家哥哥，慢慢的飲，我先去也。」韋臯道：「且住。我方作賞花詩，要送荊寶官看，卻乏箋紙，欲用玉姐紈扇，寫在上面，不知肯否？」玉簫道：「這把紈扇，得韋家哥的翰墨在上，頓生光彩了，有何不肯。」即將紈扇遞上，韋臯接來舉筆就寫。臨下筆，又把玉簫一看，才寫出幾行不真不草的行書。前邊先寫詩兩道：「春暮客館，牡丹盛開。姜伯子遣侍玉姬送酒，對花把盞，偶爾記興。」後寫詩云：

冉冉年華已暮春，花光人面轉傷神。
多情蝴蝶魂何在，無語流鶯意自真。
千里有懷烹伏婦，五湖須載芋蘿人。
月明此夜虛孤館，好比桃源一問津。

寫罷，遞與玉簫道：「煩玉姐送上荊寶官，有興時，可也和一首。」玉簫細看這詩，雖然識得字，卻解不出意思，更兼有幾個帶草字兒不識，逐一細問。韋臯一面教，一面取過大茶甌，將酒連飲。須臾間，吃得個壺無餘滴，大笑道：「我興未闌，壺中已空。玉姐可與荊寶官，再取一壺送來，以盡餘興。」

「玉簫應諾，留下果菜，教小童拿著空壺，回見荊寶，說：「韋家哥見送酒去，分外歡喜，只是氣象略狂蕩了些，比不得舊時老成了。」荊寶問怎樣狂蕩，玉簫乃將撲蝶的冷話說出。荊寶笑道：「讀書人生就這般瀟灑，有甚不老成。」玉簫又道：「他又做甚牡丹詩，寫在我扇上，教送荊寶官看，若有興，也和一首。」即將扇兒遞與。又道：「他寫罷把大甌子頃刻飲個乾淨，道尚未盡興，還要一壺。」荊寶道：「興致既高，便飲百壺也何妨。」看罷扇上所題，點頭微笑道：「韋家哥風情動矣。」暗想：「我向有此心，一則玉簫年幼，二來未知張小姐心性若何。故遲疑未決。看這詩，分明是求親文啟，我不免與他一個回帖。」吟哦一回，拈筆就扇上依韻題詩八句，也是不真不草的行書。寫畢又想：「若把此情與玉簫說明，定不肯去。我且含糊，只教他送酒，其間就裡，等兩人自去理會。」遂把扇遞與玉簫道：「你可再暖五壺酒，連這扇和小廝同去，送與韋家哥哥，須勸他開懷暢飲，方才有興。」玉簫道：「天色將晚，園中冷靜，我不去罷。」荊寶道：「今夜是三月十六，團圓好日。天氣清明，月色定佳，便晚何妨，若怕冷靜，就住在彼。」玉簫聽了便道：「荊寶官，這是甚麼話？」荊寶笑道：「你道怕冷靜，所以我是這般說。你莫心慌，此際家人們將次回來，少不得還送夜飯來哩。」玉簫領命，忙去暖酒，荊寶又悄悄地吩咐小童先遞。

不一時，玉簫將酒暖得流熱，把與小童，捧著同往。臨行，荊寶又叮嚀道：「韋家郎君，便是我嫡親哥哥一般，你服事他即如服事我，莫生怠慢。」玉簫不知就裡，只得答應聲曉得了。一頭走，一頭思想：「荊寶官這些話，沒頭沒腦，不知是甚意思？」心頭方想，腳塵已早到園中。韋臯正在牡丹花下，背著手團團的走來走去的，想著玉簫，恨不能一時到手。又想荊寶情況甚厚，恐看出詩句意味，惱我輕狂無賴。又怕玉簫，嗔怪挑撥他，在荊寶面前，增添幾句沒根基的話。這場沒趣，雖不致當面搶白，我卻無比顏臉見他。正當胡思亂想，驀地背後叫聲：「韋家哥哥，又送酒來了。」這嬌滴滴聲音，正是可意冤家。喜得滿面生花，急轉身來迎，已知荊寶無有愠意，一發放膽說道：「玉姐如何去了這一會，教我眼都望穿了。」玉簫笑道：「怎地這般喉急？」韋臯道：「花意正好，酒興方來，急切不能到口，把我弄得個醉不醒，不上不下，可不要死了麼？」

如今你來便好，救命的到了。」玉簫笑道：「難道酒是韋家哥哥的性命？」韋臯笑道：「我原是以酒為命的，但救命還須玉姐。」玉簫聽了，臉色頓改，說道：「韋家哥哥，如何這般羅唆起來，莫非醉了。」韋臯陪著笑臉，作個揖道：「一時戲言，得罪休怪。」玉簫道：「韋家哥放尊重些。倘小廝進去，說與荊寶官並夫人知道，成甚體面。」韋臯此際方寸著迷，已忘懷有小童在旁，被這一言點醒，直回轉頭來，喜得小童已是不在。

原來這小廝奉著主命，放下酒就回，所以連玉簫也不覺得。

當下玉簫道：「只管閒講，卻忘了正事。」將紈扇遞與韋臯說：「荊寶官已和一詩在上，教送你觀看。」韋臯接扇看畢，不覺亂跳亂叫道：「妙，妙！好知己，好知己！」玉簫道：「為何這般亂叫起來？」韋臯不答應，連連把書房門掩上，扯過一張椅兒，即便來攜玉簫手道：「請坐了，我好與你吃同羅杯。」玉簫將衣袖一擺，漲紅面皮說：「你從來不曾這般輕薄，今日怎地做出許多醜態，捏手捏腳，像甚規矩？」韋臯道：「我若要輕薄，也不到今日了。你荊寶官，寫下回聘帖子，將你送與我為侍妾，乃明媒正娶的，並非暗裡偷情。請小娘子回嗔作喜，莫錯了吉日良時。」玉簫道：「有甚回聘帖子在那裡，說這樣瞞天謊話。」韋

臯將起紈扇，指著荊寶那首詩，說道：「這不是回聘貼子，等我念與你聽。」遂喜孜孜的朗誦荊寶這詩。」詩云：

劍南知別幾經春，寂寞居停損損神。
夢著雨雲原是幻，月為花燭想來真。
小星後日安卑位，素扇今宵是老人。
吩咐桃花莫相笑，漁郎從此不迷津。

玉簫聽了道：「雖有這詩，不曉得其中是甚意思，如何就當著甚麼回聘貼子。」韋臯道：「不難，待我解說與你聽。第一句是說我離成都久了；第二句說住在此園，冷淡寂寞；第三句說我一向思想你，還是虛帳；第四句說今夜月明，就當花燭，正好成婚；第五句說教你安守侍妾之分；第六句說這扇和詩句便是媒人；第七句八句說，我與你成就親事，就比漁郎入了桃源洞，此是古話。」玉簫聽瞭解說，方才理會，說：「怪道來時荊寶官吩咐這些沒頭沒腦的話，原來一句句藏著啞謎，教我猜詳。」方在沉吟，只聽得閣閣的敲門聲，韋臯問是那個，外邊答應：「書童送夜飯在此。」韋臯不免開門，兩個書童，捧著桌檯果子，幾色菜飯，兩枝大絳燭，送將人來，說：「荊寶官傳話，玉姐好生伏侍韋官人。這桌檯送來做喜筵。蠟燭好做花燭，明早荊寶官親來賀喜。」玉簫聽說這話，轉身背立。韋臯便道：「多謝荊寶官盛情厚意，明日容當叩謝。」書童連忙將絳燭點起，自往外邊。韋臯仍將門閉上，回身說道：「何如，韋家哥哥可是說瞞天話的麼？」又走出庭內，折一枝牡丹花，插入瓶中，擺在桌上道：「這才是真正花燭成親。」玉簫道：「既然是主人之命，怎敢有違。請韋君上坐，受玉簫一拜，以盡侍妾之禮。從此後稱呼韋家郎君，再不叫韋家哥哥了。」道罷便倒身下拜，韋臯連忙扶他起來，自己也不覺倒拜下去。這個拜，那個起，一上一下，全無數目。若有掌禮人在旁，可不錯亂了興拜兩字。雖然草草姻緣，果然明媒正娶。此夜尚景，玉簫姐少不得：

含苞菝蔻香初剖，漏泄春光到海棠。

迷離春睡，日高才起。韋臯開出門來，不道荊寶已著書童，把玉簫鏡奩妝具，拿在門首等候了。梳洗未完，荊寶已到，見了韋臯只是笑。韋臯見了荊寶，也只是笑。玉簫滿面羞澀，低著頭也微微含笑。妝罷，同荊寶見個禮兒，荊寶少坐即起，玉簫仍復隨。荊寶道：「你今後在此服事韋家哥哥，不必隨我了。」玉簫方住了足步。過了兩日，馬夫人從莊上回來，玉簫入室拜見。荊寶告說：「韋家哥獨居寂寞思家，兒子已將玉簫送與為妾。」夫人聞言大喜。卻是為何？向年乳母臨終，終求夫人，有把玉簫荊寶為通房的話。目今俱各年長，時刻不離，疑惑暗裡已成就好事。後日娶來媳婦，未知心性若何，倘若猜疑妒忌，夫妻大小問費嘴費舌，像甚麼樣？今將伊送與了韋臯，豈不省了他時淘氣，所以甚喜，又與若干衣飾。荊寶別有所贈，自不消說。韋臯既得玉簫，已遂所願，更喜小心卑順，朝夕陪伴讀書，焚香淪茗，無一些俗氣，彼此相憐相愛，兩情纏綿。

那知歡娛未久，離別早到。原來韋臯父母記念兒子，曾差人到西川張節度處探問，此時已不在彼，使人空回。後來姜使君送到書信，方知反在江夏。書中說，不過年餘便歸，何期姜使君洮州之任，急切不能卸肩，所以連韋臯也不得還家。及至有了玉簫絆住，歸期一發難定。其父一則思憶，二則時近科舉，即遣人持書到江夏接他回去。韋臯見書中語意迫切，自悔孟浪，久違定省。此時思親念重，恨不得一刻飛到家中，把這片惜玉憐香的心情，便看得輕了。且不與玉簫說知，先請姜荊寶出來，告其緣故，說：「老父老母，懸望已極，不才更不能少淹，明日即當就道。玉簫勢難同往，只得留下，待有寸進，便來接取。但是煩累賢弟，於心不安。」荊寶道：「兄長何出此言，小弟承蒙教益，報效尚未知在於何日，此等細事，何足掛懷。再欲留兄住幾時，因見老伯書中，如此諄切，強留反似不情。兄長只管放心回府，不消縈慮。」

韋臯謝了荊寶。然後來對玉簫說：「我離家已久，老親想念，特地差人來接。怎奈各鎮跋扈，互相侵凌，兵戈滿地，途中難行。不能攜你同歸，暫留在此，你須索耐心。」玉簫聞言，暗自驚心，說道：「郎君省親大事，怎敢阻擋。但去後不知何日才來，須有個定期，教奴也好放心。」韋臯道：「我此去若功名唾手，不出二三年即來。倘若命運蹉跎，再俟後科，須得五年。」玉簫道：「妾幼失父母，惟以荊寶官為親。今歸郎君，將謂終身有托，何期未及半載，又成離別。妾之薄命，一至於此！」心中傷感，不覺淚隨言下。韋臯也自淒然，再三安慰。正言間，荊寶攜著酒肴，入來送行。三人對坐飲酒間，玉簫愁容慘切，淚流不止。荊寶道：「韋家哥暫去就來了，不必如此悲傷。」玉簫道：「世間離別，亦是常事，原不足悲，玉簫自傷薄命，不知此後更當何如，所以悲耳。」言罷愈加啼泣。荊寶、韋臯，亦各歎歎，不歡而止。這一宵枕上淚痕，足足有了千萬滴。

次早韋臯收拾行裝，拜辭馬夫人，荊寶饋送下程路費，自不必言。監行之際，玉簫含淚執手道：「郎君去則去矣，未審三年五年之約，可是實話？」韋臯道：「留你在此，實出不得已，豈是虛語。即使有甚擔擱，更遲二年，再沒去處了。」玉簫道：「既既的說，妾當謹記七年之約了，郎君幸勿忘之。」韋臯道：「神明共鑒，七年之後，若是不來，以死相報。」玉簫道：「七年不至，郎君安得死，或妾當死耳。」語畢，淚如雨下，哽咽不能出聲。荊寶執酒餞行，也黯然灑淚。韋臯向書囊中尋出玉環一枚，套在玉簫左手中指上。吩咐道：「這環是我幼時在東嶽廟燒香，見神座旁遺下此環，拾得還家。晚間，隨夢東嶽帝君吩咐道：『這環有兩重姻眷，莫輕棄了。』我想入贅張節度，又得你為妾，豈不合著夢兆。今留與你為記，到七年後，再來相聚。」口兒裡如此說，心中也自慘然。斟過一杯，回敬荊寶作謝，再斟一杯送與玉簫。又道：「你好生收藏此環，留為他年之證驗。」情不能已吟詩一首道：黃雀銜來已數春，別時留解贈佳人。

長江不見魚書至，為遣相思夢入秦。

吟罷，道聲：「我去矣，休得傷懷。」玉簫道：「妾身何足惜，郎君須自何重。」雙袖掩面大慟，韋臯亦灑淚而行，荊寶又送一程方還。

且說韋臯，一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非只一日，回到家中，拜見雙親。父子相逢，喜從天降。問及新婦若何，丈人怎生相待，卻轉游江夏。韋臯將丈人怠慢，不合忿氣相別的事，一一細述。父親道：「雖則丈人見淺，你為婿的也不該如此輕妄。今既來家，可用心溫習，以待科試。須掙得換了頭角，方爭得這口氣。」韋臯聽了父親言語，閉戶發憤誦讀，等到黃榜動，選場開，指望一舉成名，怎知依然落第。那時不但無顏去見夫人，連故里也自羞歸。想著姜使君在洮州，離此不遠，且到彼暫游，再作道理，遂打書打發僕人，歸報父母，只留一人跟隨，輕裝直至洮州。不道姜使君已升嶺南節度，去任好些時了。韋臯走了一個空，心裡煩惱，思想如今卻投誰好。偶聞隴右節度使李抱玉好賢禮士，遂取路到鳳翔幕府投見。那李抱玉果然收羅四方英彥，即便延接。談論之間，見韋臯器識宏遠，才學廣博，極口贊羨，欲留於幕府。韋臯志在科名，初時不願。

李抱玉勸道：「以足下之才，他日功名，當在老夫之上。本朝出將入相，位極人臣，如郭汾陽、李西平之輩，何嘗從科目中來。方今王室多，四方不靜，正丈夫建樹之秋，何必沾沾於章句求伸耶？」韋臯見說得有理，方才允從，遂署為記室參軍。

不久，改為隴右營田判官。從此：

拋卻詩書親簿籍，撇開筆硯理兵農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姜荊寶送別韋臯之後，將玉簫留入內宅，陪侍馬夫人。過了兩三月，姜使君升任還家，問知韋臯近歸，玉簫已送為妾，尚留在此，囑咐夫人好生看待。使君見荊寶年已長，即日與他完了婚事，然後帶領婢妾僕人，往嶺南赴任。

馬夫人也把家事交與荊寶管理，自引著玉簫，到鸚鵡洲東莊居住。原來夫人以玉簫是乳娘之女，又生性聰慧，從小極是愛惜。今既歸了韋臯，一發是別家的人了，越加禮貌。玉簫因夫人禮貌，也越加小心。外面雖伏侍夫人，心中卻只想韋郎，暗暗禱告天地，願他科名早遂。待至春榜放後，教人買過題名小錄來看，卻沒有韋臯姓字。不覺捶胸流淚道：「韋郎不第，眼見得三年相會之期，已成虛話了。」嗟歎一會，又自寬解一番，指望後科必中。誰知眼巴巴，盼到這時，小錄上依然不見，險些把三寸三分鳳頭鞋兒，都跌綻了，哭道：「五年來會的話，又不能矣。罷，罷！我也莫管他中不中，只守這七年之約便了。」

「又想到：『韋郎雖不中，如何音信也不寄一封與我？虧他撇得我下。難道這兩三年間，覓不得一個便人。真好狠心也，真好

狠心也！」

似此朝愁暮泣，春思秋懷，不覺已過第七個年頭。看看秋末，還不見到。玉簫道：「韋郎此際不至，莫非不來矣。」這時盼望轉深。想一回，怨一回，又哭一回，真個一刻不曾放下心頭。馬夫人看他這個光景，甚是可憐。須臾臘盡春回，已交第八年元旦。馬夫人生平奉佛，清晨起來拜過了家廟，即到鸚鵡洲毗盧觀燒香。那毗盧觀中，有一土地廟，靈籤極有應驗。

玉簫隨著夫人，先在大殿上拈香，禮拜了如來，轉下土地廟求籤。夫人一問田宅人口，二問老使君在任安否若何，三問荊寶終身事業。三答問畢。玉簫也跪倒求籤。他心上並無別事，只問韋郎如何過了七年不到，有負前約。插燭般拜了幾拜，禱告道：「失主韋臯，若還有來的日子，乞求上上之籤。若永無來的日子，前話都成畫餅，即降個下下之籤。」禱告已畢，將籤筒在手搖上幾搖，撲的跳出一籤，乃是第十八籤，上注「中平」二字，又討個聖筮，知用此籤，看那籤訣道：歸信如何竟渺茫，紫袍金帶老他方。

若存陰德還天地，保佐來生結鳳凰。

玉簫將籤訣意思推詳，愀然不樂，垂淚道：「神人有靈，分明說韋郎負義忘恩，不來的話了。」心中一陣酸辛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夫人見人，暗想今日是個大年朝，萬事求一吉祥，沒來由啼啼哭哭，好生不悅，即上轎還莊。玉簫收淚隨歸，請夫人上坐，拜將下去，說道：「方才毗盧觀土地籤訣，思量其中意味，韋郎必負前約，決然不來。即婢子祿命，也不長遠，今日此拜，一來拜年，二來拜謝夫人養育之恩，三來拜別之後，生死異路，從此永辭矣。」夫人見他說得悽慘，寬慰道：「後生家花也還未曾開，怎說這沒志氣的話。且放開懷抱，生些歡喜，休要如此煩惱。」言未畢，外邊荊寶夫婦到來拜年，雙雙拜過了夫人，然後與玉簫相見。玉簫道：「荊寶官請上，受奴一拜。」便跪下去。荊寶一把拖住，說道：「從來不曾行此禮，今日為甚顛倒佝般起來？」玉簫道：「奴自幼多蒙看顧，如嫡親姊妹一般，此恩無以為報，今當永訣，怎不拜謝。」荊寶驚異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馬夫人把適來毗盧觀燒香求籤的事說出。荊寶道：「籤訣中話，如何便信得真。莫要胡猜，且吃杯屠蘇酒遣悶則個。」玉簫道：「這屠蘇酒如何便解得我悶來？」一頭吁歎，便走入臥房。休說酒不飲一滴，便是粥飯也不沾半粒，一味涕泣。又恐夫人聽得見嫌，低聲飲泣。

次日荊寶入城，又來安慰幾句。玉簫也不答應，點首而已。

一連三日，絕了谷食，只飲幾口清茶，聲音漸漸微弱。夫人心甚驚慌，親自來看，再三苦勸，莫要短見。玉簫道：「多謝人人美意，但婢子如此薄命，已不願生矣。」又道：「聞說凡人餓到七日方死，我今三日不食，到初七日准死。我今年二十一歲，正月初七日生辰，人日而生，人日而死。自今以後，不敢再勞夫人來看了。左手中指上玉環，是韋郎之物，我死之後，吩咐殯殮人，切勿取去，要留到陰司，與他對證。」言罷，便合著眼，此後再問，竟不應聲，准准到初七日身亡。原來相傳說正月初一為雞日，初二為豬，初三為羊，初四為狗，初五為牛，初六為馬，初七為人。這便是人日而生，人日而死。夫人甚是哀痛，差人報知荊寶，荊寶前來看了，放聲慟哭，置辦衣棺殯殮，權寄毗盧觀土地廟傍，以待韋臯來埋葬。可憐：

生懷玩玉終教帶，死願歡會得再聯。

再說韋臯，在李抱玉幕下，做營田判官。抱玉遷任，有盧龍節度使朱泚，帶領幽州兵，出鎮鳳翔防秋，兼隴右節度使。

見韋臯才能超眾，令領隴右留後，與其將朱雲光同守隴州。這留後職分，也不小了。但當時臣強主弱，天子威令，不能制馭其下，各鎮俱得自署官職。故韋臯官已專制一方，尚未沾朝廷恩命。是時韋臯，迎父母到隴州奉養。其父說道：「你今做這留守官，雖非出自朝命，也不叫做落簿了。可差人通知丈人，接取媳婦到來，夫妻完聚，以圖子息。」韋臯道：「當年有願，必要做西川節度使，與他交代。如今為這幕府微職，即去通知，豈不反被他恥笑。寧可終身夫妻間隔，沒有子息，也就罷了。」

「你且想他的志念，只在功名，連結髮妻子尚不相顧，何況玉簫是個婢妾，一發看得輕了。所以七年之約，竟付之流水。古書有雲：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」韋臯有了這股志氣，在隴州九年，果然除授西川節度使，去代張延賞的職位。

你道一個幕府下僚，如何驟然便到這個地位？原來是時代晏駕，德宗在位，朱泚為兄弟范陽節度使朱滔謀反的事，被朝廷徵取入朝，留住京師，使宰相張鎰出鎮鳳翔，命涇原節度使姚令言，徵討朱滔。姚令言領兵過京入朝，所部士卒，因賞薄作亂，燒劫庫藏，殺入朝內。德宗出奔奉天，姚令言就迎請朱泚為主。鳳翔將官史楚琳，本朱泚心腹，聞得朱泚做了天子，殺了張鎰，據城相應。隴州守將朱雲光也要謀殺韋臯，事露，率領所部去投朱泚。不想朱泚以當年識拔韋臯，自道必為其用，遣中官蘇玉齋詔書，加韋臯官為中丞。蘇玉途遇朱雲光，各道其故，蘇玉道：「將軍何不引兵與我同往。韋臯受命不消說，若不受命，即以兵殺之。如取狐豚耳。」朱雲光依計復回隴州。韋臯早已整兵守城，在城上問雲光道：「向者不告而去，今又復來何也？」雲光答道：「前因不知公意向，故爾別去。今公有新命，方知是一家人，為此復來，願與公協心共力。」韋臯乃即開門，先請蘇玉入城，受其詔書。復對雲光說道：「足下既無異心，先納兵仗，以釋眾疑，然後可入。」雲光欺韋臯是個書生，不以為意，慨然將兵器盡都交納，韋臯才放他入城。

次日設宴公堂款待，二人隨從，俱引出外舍犒勞。韋臯喝聲：

「拿下！」兩壁廂仗兵突出，擒蘇玉、朱雲光下座，刀斧齊下，死於非命。韋臯傳令，蘇玉、朱雲光，逆賊心腹，今已伏誅，餘眾無罪。雲光所部，人人喪膽，誰敢輕動。韋臯即日築壇，申誓將士道：「史楚琳戕殺本官，甘從反叛，神人共憤，合當誅討。如有不用命者，軍法無赦。」三軍齊聲奉令，震動天地。韋臯一面整練兵馬，一面遣人至奉天奏報。德宗大悅，即以隴州為奉義軍，授韋臯為節度使。及至朱泚破滅，中楚琳等諸賊俱受誅戮，德宗軍駕還京，又加韋臯金吾大將軍職銜。有吏部尚書肅復，出使復命，聞知韋臯仗義討賊之事，奉言：「韋臯以幕府下僚，獨建忠義，宜加顯擢，以鼓人心。」德宗准奏，為此特加僕射，領西川節度使，代張延賞鎮守蜀地，延賞加同平章事致仕。韋臯接了這道詔書，喜不自勝，以手加額道：

「今日方遂平生。」又想丈人知得我前去，必不等交代，乃選輕騎，兼程趕去上任。父母輜裝，從容後來。一路登山涉水，過縣穿州，早至蜀中。那所屬地方，才聞報新節度是甚韋臯，還不曾打聽著實，是何出身，不道已至境上。急得這些官員，好不忙迫。韋臯正行間，前導報稱：「此去成都，止有三十里了，使該先投名帖，通報張爺，方好出郭交代。」韋臯道：「不但名帖，還要寫書。」吩咐隨地暫停修書，准於明日辰時上任。前導稟說：「前去十里有大回驛，可以停止。」韋臯道：「既有官驛，競到彼便了。」十里之程，不多時就到。韋臯進入驛中，取過文房四寶，拈筆在手，心中一想，不覺暗笑道：

「天下節鎮不少，偏偏鎮守西川，豈非天遂人願。我韋臯有此一日，不枉了老岳母苗夫人眼中識人，也不負芳淑小姐這幾年盼望。只看張老頭兒，怎生與我交代。」又想：「我且耍他一耍，看他可解。」乃寫書兩封，一封達於丈人，一封寄到芳淑小姐。內封各分二函，一寫老相公開覽，一寫小姐親拆。外邊護封上，只標個張老爺。書封緘停當，差人到府投遞。驛夫也自入城，遍報文武各衙門知道。

差人齎書到鎮府時，已是黃昏，轅門封閉。門役聞說是新任節度使的書啟，又在明日上任，事體緊急，火速傳鼓送進。

一面傳知本衙門役從，出城迎接。原來張延賞加平章致仕之命，兩日前才知，雖說後任節度使姓韋名臯，也還未知是何處人。

況且眼中認定女婿決不能夠發達，只道與他同名同姓，所以全不動念，也不曾在妻女面前說起。又因罷官，心緒不佳，連日不出理事，惟以酒遣悶。這一日多了幾杯酒，已先寢息。書人私衙，苗夫人接得，問道：「新任節度使，可知姓甚名誰？」家人答言：「聞說姓韋，但不曉得何名。」夫人聽說一個韋字，便想道：「莫非是我家這個韋臯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呸，我好癡也！他怎生得有這日，且看這書，是甚名字。」即便拆開，內中卻有兩封，一封是與小姐的，驚怪道：「奇哉！新官的書，為何達與小姐？」急忙走到女兒房中說知其事。小姐也吃一驚。夫人放下第一封，先將寄小姐這封書，拆開看時，上寫：

劣婿韋臯頓首，啟上賢德小姐夫人妝閣下：賢卿出自侯門，歸於寒素。僕不肖，以豪宕性情，不入時人耳目。幸岳母俯憐半

子，曲賜提攜，而泰山翁之鄙薄，且不若池中物也。荷蒙聖主隆恩，甄錄微勞，命代尊大人節鉞。誠恐當年冰炭，不堪此日寒暄，相見厚顏，彼此無二。姑暫秘之，勿先穢聽。別後情懷，容當面罄，不便多瀆。

夫人看罷，不勝歡喜，說：「謝天地，韋郎今日才與我爭得這口氣也。」將信遞與女兒，小姐看了說：「韋郎書中意思，還不忘父親當年怠慢之情。倘相見時，翁婿話不投機，怎生是好？」夫人搖一搖手，笑道：「這到不必愁，你爹是肯在熱灶裡燒火，不肯在冷灶裡添柴的。但見韋郎今日富貴，又是接代的官，自然以大做小，但憑女婿妝模作樣，自會對付。自看韋郎與丈人的書上，寫些甚麼來。」拆開觀看，其書云：老相公威鎮全蜀，名播華夷，不肖鞠欽仰久矣。韋郎舊游錦城，越今寒暑迭更，土風在變，將來者進，而成功者退。意者天道消長，時物適與之會耳。韋郎早歲明經，因進士未第，浪遊湖海，勉就幕僚。偶當嘯沸之秋，少效涓埃之報，乃荷聖明軫念，不次超擢，撥置崇階。此托庇老相公之餘蔭，而鯁生過遇多矣。不揣老相公何以教我，使斗筭小器，不至覆餗，抑籍有榮施也。身遲郭外，先此代布，不宣。通家眷晚生韓翱頓首拜。

夫人看到通家眷晚生韓翱這幾個字，又驚怪道：「小姐，你看這書，又是怎的說？」小姐看了笑道：「筆跡原是韋郎的，他故意要如此唐突老丈人，也不見得忠厚，也不見得是不念舊惡。如今且只把這一封與爹爹看，看他怎的說。」明早夫人對延賞道：「新官昨夜書到，因你睡熟，不好驚動。」延賞道：「書在何處？」夫人袖裡，拿出第一封來。」延賞看罷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只管說是韋臯，原來是韓翱。」夫人道：「甚麼韋臯，韓翱？」延賞道：「前日報事的說，新節度使姓韋名臯，我道怎的與我不成器沒下落的女婿同名同姓。

原來是韓翱，誤傳錯了。」苗夫人道：「莫非真是我家女婿？」延賞道：「好沒志氣，女婿可是亂認得的，見有書在此。」夫人道：「莫非你的目力不濟，須再仔細看他個真切。」延賞道：「我目力盡不差，只是你的癡念頭，倒該撇開了若論我家不成器沒下落的韋臯，千萬個也餓死在野田荒草中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且休只管薄他，新節度使還有一封書在此，你且認認，是韓翱，還是韋臯？」袖中取出那第二封，遞與延賞，延賞看罷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將書一扯，扯得粉碎。即出私衙升堂，討了一乘暖轎，喚幾名心腹牙兵跟隨，不用執事，徑從成都府西門出去。

衙役飛奔大回驛，報說：「張爺已從西門去了，不肯交代，未知何意。」韋臯笑道：「君民重務，如何不肯交代，但吉時已到，且先上任，再作道理。」二十里路程，不多時便到了。

進了成都城，直至節度使府中，升堂公座，文武百官，各各參謁已畢，徑自退堂。苗夫人與芳淑小姐，俱是鳳冠霞帔，在私衙門口迎接。衙門人都驚道：「舊官家小，也怎迎接新官？」那裡知得其中緣故。韋臯入進私宅，先參拜了丈母，然後與芳淑小姐交拜。禮畢，說道：「丈人女婿，原無迴避之例。岳父雖不交代，然女婿參拜丈人，卻是正理，還請出拜見。」苗夫人道：「往事休提，只言今日，莫記前情。」須臾擺下筵宴，苗夫人一席向南，韋臯一席向西，芳淑小姐一席向東，衙中自有家樂迭奏，直飲到月轉花梢，方才席散。正是：

早知不入時人眼，多買胭脂畫牡丹。

次早，苗夫人對韋臯說道：「賢婿夫貴妻榮，老身已是心滿意足。但老相公單身獨往，我卻放心不下，只得也要回去。

「韋臯道：「本合留岳母在此奉養，少盡半子之情才是。但是岳丈忽然而去，子婿心上，也是不安，怎好強留，便當僉發夫馬相送。」老夫人也有主意，將資囊奴僕，各分一半帶歸，留一半與女婿，即日起程。韋臯夫婦，直送至十里長亭方回。張延賞料道夫人必來，停住在百里外等候，一齊同行。朝中大臣奏言：「昔年車駕幸奉天時，延賞饋餉不絕，六宮得以無饑，其功不小，況年力尚壯，不宜擯棄。」德宗准奏，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，入朝輔相。延賞行至半途，接了這道詔旨，喜從天降，歸家展墓後，即進京為相。芳淑小姐聞知，勸丈夫修書致候，韋臯羞過了丈人一番面皮，舊嫌冰釋，依然遣人候賀。張延賞也不開看，連封扯碎，驅出使人。老夫人過意不去，倒寫書覆謝了女婿。其時韋臯父母已至，一家團聚安樂，自不必言。

單說這節度使，鎮守一方，上管軍，下管民，文官三品以下，武官二品以下，皆聽節制。一應倉庫獄囚，事事俱要關白。

新節度案臨，各屬兵馬錢糧。都造冊送驗；獄中罪囚，也要解赴審錄。韋臯一日升堂理事，眉州差人投文，解到罪囚聽審。

韋臯即傳帶進，約有百餘人，齊齊跪在丹墀。內中一個少年，高聲喊將起來，叫道：「僕射，僕射，你可想江夏姜使君兒子姜荊寶麼？」嚇得兩邊上下役從並解人，都手忙腳亂，齊聲止喝，不得喧嚷。那知恩人想見，分外眼明。韋臯在上，聽見「姜荊寶」三字，也自駭然，即便喚至案，問道：「你為何自江夏來到此地，因何事犯著重罪，何細細說來。」荊寶道：「自僕射別後，老父升任嶺南，官有八年，請告還家。正值天子過減朱訛，還京開科取士，荊寶僥倖一第，得選青神縣令。至任未及半年，何期家僮漏火，延燒公廳廡宇，印章文卷，盡歸一燼。依律合問死罪，幸得本縣鄉紳士民，憐我為官清正，到上司縣保去任。張令公批令監禁本州，具奏朝廷，聽候發落。前在獄中，聞說新節度使姓名，我道必是韋家哥哥了。今日得見，果然不謬，望乞拯救則個。」韋臯聽罷，說道：「原來為此緣故，此係家人過誤，情有可原。」即教左右除去刑具，引入客館。香湯沐浴，換了巾幘衣裳，送入私衙，吩咐整酒伺候。

堂事畢，退歸衙中，與荊寶重新敘禮，又請出父親相見。

禮罷，入席飲酒，從容細詢姜使君夫婦起居，又問寶夫人何在。

荊寶道：「老父老母，以年邁不曾隨弟赴任，近日書來，頗是康健。敝房自遭變後，即打發還家，止留一僮，在此伏侍。」韋臯又問玉簫向來安否。荊寶聞言，顏色愀然，說道：「僕射自分別時，原約定七年為期。那知逾時不至，玉簫短見，憤恨悲啼，不食七日而死。臨死泣告老母，說指上玉環乃韋郎所贈，要留作幽冥後會之證，切戒殞殮者不可取去。為此入殮時，弟素自簡視，不使遺失。其棺權寄鸚鵡洲毗盧觀土地廟傍，以待僕射到來葬埋，至今尚在。」韋臯聽罷，禁不住情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我當年止為落魄，見侮於內父，故歸家後，銳志功名，道路不通，所以不能踐約。今幸得遂素願，少抒宿憤，已與山妻道知賢弟贈妾愛情，正欲遣人迎娶，不道此女已憤恨而亡，此真韋臯之薄倖也！」言訖唏噓不已，為此不歡而罷。明日即修奏章，替荊寶開罪。大略言家人誤犯失火，罪及家長，當在八議之例，況姜荊寶年少政清，聖明在上，不忍禁錮賢人，合宜有其小過，策以後效。一面奏聞朝廷，一面又作書通達執政大臣，並刑部官員。此時隴右未靖，德宗皇帝方將西川半壁，依靠韋臯作萬里長城，這些小事，安有不聽之理。真個朝上夕下，一一如議，聖旨批下，以過誤原釋，照舊供職。荊寶脫了死罪，又得復官，向韋臯叩頭，拜謝再生之恩。韋臯治酒餞行，差人護送至青神上任。分明正是：

久滯幽魂仍復活，已寒灰燼又重燃。

再說韋臯，思念玉簫，無可為情。乃於所屬州縣，選擇十七眾戒行名僧，於成都府昭應祠中，禮拜梁皇寶懺，薦度幽靈。

每日早晚，韋臯親至焚香禮拜，意甚哀苦。這十七眾名僧，道行高強，韋臯也十分敬重。禮佛之暇，與眾僧茶話，分賓主而坐，眾僧啟口道：「大居士哀苦虔誠，貧僧輩也莊誦法寶，尊寵必然早離地獄，超升淨土矣。」韋臯道：「幽冥之事，不可盡求報應，也只得我盡我心耳。」首座老僧高聲道：「檀越既不信佛法果報，連這禮懺，也是多事了。」韋臯謝道：「弟子失言有罪。」到第五日，完滿回衙，禮送諸僧去訖。韋臯還府，是夜朦朧睡中，見一金甲神，稱是護法天尊，說：「節度禮懺虔誠，特來傳你一信。」韋臯忙問何信，金甲神騰空而起，拋下玉柬，上有十二個字，寫道：

姓甚麼，父的父，名甚麼，仙分破。

韋臯得此一夢，即時驚醒，夢中意思，全然不解。想著玉簫，愈生慘惻，一連三日，不出衙理事。芳淑夫人見他憂愁滿面，問其緣故。韋臯將姜荊寶相待始終，玉簫死生緣由說出。

夫人勸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若思念過情，反生疾病，何不公付官媒，各處簡選一美貌女子，依舊取名玉簫，這便是孔融思蔡伯喈，以虎賁賤人相代。」此乃夫人真意，韋臯只怕是戲謔，也無言相對。

軍府事體多端，第四日勉強升堂，可是三日不曾開門，投下文書，堆積如山。方在分割之間，忽聽門外喧嚷，問是何故。

中軍官飛奔出去，看了進來，稟覆道：「轅門口有一老翁，手執空中帖，自稱為祖山人，要人來相見。門上人不容，所以喧嚷。」韋臯聽了，恍然有悟，想起前夜夢中十二字啞謎，姓甚麼，父的父，這不是祖字，仙分破，這不是山人二字。此夢正應其人，必有緣故。即便請入賓館相見，韋臯下階禮迎。祖山人長揖不拜，賓主坐下。韋臯問道：「公翁下顧，有何見教？」祖山人道：「野人知尊寵恩感而歿，幽靈不昧，睇念無忘。幽冥憐其至情，已許轉生再合，但去期尚遠。昨聞節度使亦悼亡哀痛，禮忤拜禱，已感幽審，上達天聽，並牽動野人婆心，願效微力，令尊寵返魂現形，先與節度相見頃刻，何如？」韋臯連忙下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終身感佩大德，但不知何時可至？」山人道：「節度暫停公務，於昭應祠齋戒七日，自有應驗。」言罷，又長揖相別。韋臯再欲問時，山人搖手道：「不用多言。」竟飄然而去。韋臯此時半信半疑，退入私衙，與夫人說其緣故。夫人道：「鬼神之事，雖則渺茫，寧何信其有。」韋臯點頭稱是，隨即出堂，吩咐一應公事，俱於第八日理行。

當晚即往昭應祠齋宿，夜間不用鳴鑼擊柝，恐驚阻了神鬼來路。到了第七夜，大小從役盡都遣開，獨自秉燭而坐。約莫二更之後，果然有人輕輕敲門，韋臯急開門看時，只見玉簫飄飄而來，如騰雲駕霧一般。見了韋臯，行個小禮，說道：「蒙僕射禮儀虔誠，感動閻羅天子，十日之內，便往托生。十二年後，再為侍妾，以續前緣。」韋臯此時，明知是鬼，全無畏懼，說道：「我只為功名羈滯，有爽前約，致卿長往，懊悔無及，不道今宵復得相會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將手去拽他衣袖。倏見祖山人從外走來，說道：「幽明異路，可相見，不可相近。」舉袖一揮，玉簫就飄飄而去，微聞笑語道：「丈夫薄倖，致令有死生之隔。」須臾影滅，連祖山人也不見了。韋臯歎道：「李少翁返魂之術，信不謬也。」正是：

香魄已隨春夢杳，芳魂空向月明過。

韋臯在鎮，屢破吐蕃，建立大功，瀟灑歸心，西南向附。

天子大加褒賞，累遷中書令，久鎮西蜀。他自德宗貞元之年蒞任，至貞元十三年，八月十六，適當五十初度。各鎮遣人賀壽，送下金珠異物，不計其數。獨東川盧八坐，送一歌女，年方一十三歲，亦以玉簫為名。韋臯見了書貼，大以為異。即便喚進，仔細一觀，與當年姜荊寶所贈玉簫，面龐舉動，分毫不差。其左手中指上，有肉環隱出，分明與玉簫留別帶在指上的玉環相似。韋臯看了歎道：「存歿定分，一來一往。十二年後，再續前緣之言，確然無爽。誰謂影響之事，無足憑哉？」為此各鎮所饋，一概返還，單單收這一個美人。送入衙內，拜見太翁老夫婦，並芳淑夫人，言其緣故，無不駭異。夫人念其年幼，大加珍惜，韋臯相愛，也與昔日姜氏園中一般。

正當歡樂之際，天子降下一封詔書，說淮西彰義節度使吳少誠，背叛為逆，掠臨穎，圍許州，十分猖獗。詔使四鎮兵徵討，俱為所敗，特命韋臯帥領川兵，由荊楚進攻蔡州，搗其巢穴。韋臯遵奉敕書，即便部署兵馬，擇日起程。以軍中寂寞，攜帶玉簫同往。正欲出兵，苗夫人差人齎書，前來報訃，說老相公已故。韋臯歎道：「岳父雖然炎涼，何至死生不能相見。」為之流淚。芳淑夫人，傷心痛哭，白不必說。韋臯即便遣得力家人前去，代苗夫人治喪，安葬事畢，就迎苗夫人到任所奉養。打發使人去後，親提精兵一萬，出巴峽，直抵荊襄。此時姜荊寶已升任太守，因姜使君夫婦雙亡，丁憂在家。韋臯以去路不遠，方待遣人弔唁，忽然又有一道詔書來到，說吳少誠因聞調發各鎮大兵會剿，心中畏懼，悔過歸誠，上表納貢謝罪。

朝廷赦宥，復其官爵，令諸道罷兵還鎮。韋臯暗想：「昔年姜使君相待之厚，此去水路甚近，今已罷兵，何不親往一拜？況玉簫停柩未葬，就便又完此心事，一舉兩得，甚是有理。」即遣心腹將官，率兵先回。止帶玉簫，並親隨人等，與地方官討了一隻大船，順順而下。至了江夏，差人報知荊寶。

原來荊寶感韋臯救死復官之德，沉檀雕塑生像，隨身供養，朝夕禮拜。此番聽得特來祭弔，飛奔到船迎接。韋臯請進船中。

禮畢，隨喚過玉簫來相見。笑道：「賢弟，你看這女子，與向日玉簫何如？」荊寶仔細一觀，但見形容笑貌，宛然無二，心中駭異，請問此女來歷。韋臯將祖山人返魂相見，及盧八坐生辰送禮的事，細述一遍，不由人不嘖嘖稱奇。其時韋臯，已備下祭文香帛牲禮，拜奠了姜使君夫婦。帶著玉簫，同到鸚鵡洲毗盧觀停柩之處，也備有牲酒，向棺前燒奠一番。因現在玉簫，即是其後身，所以全無哀楚。又想埋葬在此，後來無人看管，反沒結果，不如焚化，倒得乾淨。及至開棺，只見一陣清風，從空飛散，衣裳環佩，件件鮮明。骸骨全無，止有一玉環在內。

眾人看了，搖頭吐舌，齊稱奇怪。韋臯拈起這玉環，與玉簫指上玉環一比，確似一樣。那指上現出肉環，即時隱下。便半環套在指上，不寬不緊，剛剛正好。韋臯猛然想起，對荊寶說道：

「當年夢東嶽帝君，說此環有兩重姻眷。我只道先贅張府，後得玉簫，已是應矣，那知卻在他一人身上。前生後世，做兩重煙眷，方知玉環會合，生死靈通，真正今古奇事。」當下韋臯辭別荊寶，登舟回歸成都。不久苗夫人喪葬事畢，也迎請來到。韋臯在鎮共二十一年，進爵為南康王，父母俱登耄耋，誥封加其官。芳淑夫人與玉簫俱生有兒子，克紹家聲。

川中人均感其恩惠，家家畫像，奉祀香火。看官，須曉得韋臯是孔明後身，當年有功蜀地，未享而卒，所以轉生食報。至於姜荊寶施恩未遇，後得救生；玉簫鍾情深至，再世續緣；此正種花得花，種果得果。花報果報，皆見實事，不是說話的打班語也。詩云：

舉世何人識俊髦，眼前冷暖算分毫。

施恩得報惟荊寶，再世奇緣只玉簫。

蜀鎮令公真葛亮，張家女婿假韓韜。